

人文中国丛书

冥想云南

汤世杰 著

在云南，一切偶尔
出现的东西，都有它神
秘的缘由。



人文中国丛书

冥想云南

汤世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189号

邮编：300050

E-mail: bphbpl@bphbpl.com.cn

http://www.bphbpl.com.cn

发行部电话：(053)23312323 编辑部电话：(053)2331231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京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2 字数：225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8.00元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冥想云南 / 汤世杰 著 .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人文中国)

ISBN 7-5306-3132-2

I. 冥 … II. 汤 … III. 云南省—地方史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49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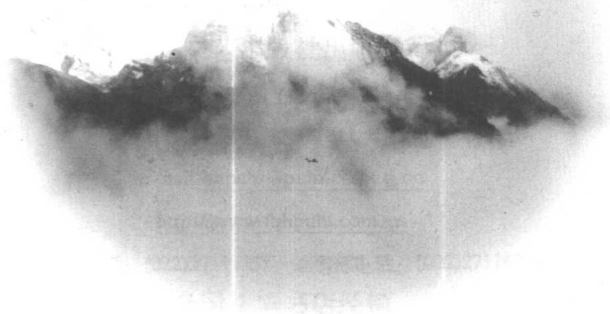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2 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 月第1 次印刷

印数: 1 — 30 00册 定价: 18.00 元

在云南，一切偶尔出现的东西，都有
它神秘的缘由。





目 录

冥想·云南·····	1
黑盐井的咸咸淡淡·····	25
云南高原的瞬间场景·····	69
界河记·····	95
火塘记·····	125
丽江的庞贝·····	148
青铜丝缕·····	173
高黎贡：“翻越”之梦·····	194
南高黎贡的雪·····	212
悠远的老歌·····	226
香格里拉的悬念旅程·····	265
紫溪山古茶花记·····	307
后 记·····	329

冥想·云南

天碧如海，深邃莫测。目光的篙子太短，撑不到底。那朵云银子般地闪闪发亮，像是那杆看不见的篙子溅起的一朵浪花，白得精怪耀眼，正正地孤悬于我的窗前——如天字中一个飘忽而至的精灵，书写中一个巨大、深圆、结实的句号，打在天空那篇文章上，静静地预告着下一个文句的接续。然天意难测，天书难解，那个短暂而又大有深意的停顿让我惊骇，但我知道，那理当是一篇伟大文字，以人的愚钝，我既无法知道它之前的那个句子，自然也无法为它续写下文。云天相映，蓝的更蓝，白的更白，纯净而又博大。不知从哪里射来的阳光——我已分不清那是什么时辰——为那朵云勾勒出了一道宽宽的亮边，让它顿时显出非凡的华贵。凝望在无意中开始，此刻已渐入虚静。它在那个时候光临我的窗前，不知是出于什么缘由——在云南，一切偶尔出现的东西，都有它神秘的缘由，这是我在高原上生活多年得出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当然，许多时候，我是无法探知那些真实的缘由的，至少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它们让我感到这片土地的灵性与神秘。在被风雨世事历练了这么多年之后，我

对这片土地还保有一点好奇心，是我至今还在这里呆着的惟一理由。我相信那朵云是在向我，也向人世诉说着什么。到底诉说什么却难以破解。那时我像是在思索着，静静地，而又努力地，想读出那朵云的意义——我说“好像”，因为我已无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在思索，也许我只是感到自己在思索，思索只是一种习惯，其实却并非如此。那朵云似乎正在我的思索中慢慢地飘落下来，以洛神的舞步，缓缓走下莲台，走入一个凡夫俗子的心中，成为他思索的一部分，直至成为思索或者心灵本身。它在一个孤独的思索者心中舞蹈着，甩动着它的长袖，变幻着它的舞姿，渐渐也显出了它的孤独。然后它弥散开去，渐渐变得松软，变得轻盈，成为一团稀薄如纱的云雾，一片浩大无边的云海，将我的意识以及人类的意识整个儿地笼罩，就像它在空中笼罩了那片大地山川一样。

于是自然地想起了云海，那是我从某座大山上下来时见过的，确切的地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像是在滇南，在哀牢山上，在历经数百年的犁耙、耕种与收割，如今被称为大地雕塑的元阳梯田下，又像是在滇西北，在被称为最后的秘境的滇西北高原，在横断山中，在某座大雪山上，或某片高山草甸之中。而最近的一次是在高黎贡山，当我乘车从火山林立、热海蒸腾的腾冲返回保山时。一场来自印度洋的亚热带暴雨刚刚冲洗过那片山地，然后，太阳出来了，午后的云海像一片融化了的白银，在我窗外的山谷里浮浮沉沉……

很快，思索从具象变得抽象，抽象成了一个问题，一片虚无。最后，连抽象也不复存在，我脑子里只有一片苍苍茫茫的空阔。等我从那一阵空阔中清醒过来时，我依然坐在自己家里，坐在窗前，坐在那张电脑桌前，但事实上，我已在那一瞬间走过了云南大地的许多地方，从滇南葱郁的森森丛莽，到滇西北的皑

皑雪山，从高黎贡山里的茫茫云海，到窗外重新变得湛蓝无垠的天空。苍天已收去了那个庞大的句号，准备着重重新抒写……

——已经有些日子了，面对稿纸或者电脑屏幕，我会不时地走神，突然陷入某种半人半神的冥想之中——那天是因为一朵有灵性的云，有的时候，却是因为一片高原上常有的金灿灿的阳光，一阵突然闯进窗口对我作神秘造访的风。每逢那时，眼前一切具象有形之物，近的如屋子，窗棂，窗纱外明亮的阳光，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棕榈叶，以及那道绿苔斑驳的短墙，远的如一朵云，一片阳光，一只兀鹰，一抹山影，转眼都悄然远遁，变得一片模糊，那些遥远的，曾经走过的地方的种种印象，却耸然出现在眼前，生动明晰，却又飘忽无端，一如海市蜃楼，童话之境。或者，就像那朵正正悬在我窗前的云，那朵渐渐从鲜明具体变得抽象再从抽象变成虚无的云那样，带给我一阵不着边际的冥想。一切现世的、属于生存甚至意识层面的事体，都在那一刻被尽悉抛却，甚至连生养我们的大自然也在突然间离我远去。人尽管痴坐如初，心却突生双翼，飞到了某个既没有形体也没有质感更没有色彩与音响的“爪哇国”，任心智与灵魂在那里神游飘荡，升降起伏，如同太空中一个漂浮失重的探险者，一个在荒野中迷途无归的流浪儿……后来，甚至不是在家里，而是在野外，面对云海、雪山、江河、草甸，我也会不时地走神儿，脑子于骤然间陷入一片空白。一次，两次，三次……当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免有些诧异，有些惊骇，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我想要的，也许是一杯咖啡，一瓶啤酒，一阵短暂的休息或远望，甚至是几粒药丸吧，我却连连陷入某种冥想之中无以自拔。那样的“冥想”，有时是一番胡思乱想，虚幻，不着边际，没着没落，有时甚至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片空洞。一阵虚无。问题是我似乎又有点儿迷醉于那样的一点儿虚

幻，一点儿不着边际和没着没落……

做一次那样的冥想，通常只要三五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其时我完全处在某种无所事事的痴傻之中，与平时坐在电脑桌前思如潮涌完全是两码事儿，意识像一只断线风筝，远远地飘离了肉体与现实，而隐约之中，似乎整个世界又在刹那间涌到了眼前。那时，我既清醒又模糊，既沉实又飘忽，对这片高原上数千年来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大领悟、大把握、大智慧，能在倏忽间融会贯通，大彻大悟，参透平时哪怕诵读过百遍也难以理解的古典经文，关于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生长的历史与梦幻。而更多时候，就像一朵云那样，我在意识的长空中胡乱地飘荡了一通之后，最终是无功而返。时间对我通常是极其宝贵的，冥想之中，时间却悄然逝去。心痛。冥想不像做工，只要手脚不停就笃定能出活计；也不像街头小贩，只要肯吆喝，多少都有所收益。冥想甚至也不是沉思，不，那当然不是沉思，不像只活了三十四岁，“少尉时就阵亡的大将”贝尔特朗所说的那样，“蜗居在自己的陋室里，全盘思绪沉浸于思考和祷告之中，闭目养神，独自与美、科学、智慧、爱情的精灵交谈，为探求自然的神秘象征意义而日渐憔悴”。冥想是无序的，也是无为的，一如天马行空，四面都是虚空；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一阵冥想之后我依然两手空空，却仿佛是从天国归来，内心满溢着山泉般莹澈的睿智和富足的灵性。

于是我开始悄悄地注意他人，留心他们是不是也会像我那样，陷入那种短暂而又实实在在的痴傻。仔细探究一番后我吃惊地发现，其实，无论烈日下一个正在锄地或栽秧的农人，或一个正倚在天文望远镜边窥探宇宙奥秘的智者，偶尔都会停下手里的工作，暂时陷入孩童似的痴傻，两眼直直地、苍茫无神地望着某个地方，做一阵既无期待也无实质内容的远望。那就是冥



云南的天空，如一座艺术大厅。

想。其时，世界以一种超然的甚至是抽象的方式呈现于冥想者面前，浩瀚的时空，博大的世界，悠然的历史长河，都在那时以某种平时难以想象的轻盈飘然而至；最后，甚至连那样的世界也悄然隐去，天地间惟有冥想者自己，他眼里尽是迷惘，而冥想者享受的，似乎正好就是那种迷惘。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那个小小的、多少带点儿神秘的嗜好，与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有点儿格格不入？在这个工业化甚至是电子化、信息化的年代，无序而又无为的冥想，与通行的“知识就是力量，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似乎是相互抵触的，就其真义来说，简直是完全相反的。在南海边的深圳，自从蛇口工业区以醒目的方式，在进入蛇口工业区的大门口，打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巨幅标牌，这个原本用来激励人们珍惜时间、讲究

效率的口号，已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对于刚刚从停滞从无序从荒废中走过来的我们，那当然是振聋发聩的——我们曾在有意无意之中，在心甘情愿或被迫无奈之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是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原则是一个东方民族在经历了百年惨痛之后，以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不过，当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后不久，我们又发现，任何一个口号都有它的局限性。前行中的中国，在以昂扬之姿走向现代化，感受着世界性认同的同时，是不是也在遭遇着现代价值观与东方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抵牾与矛盾？比如，遇到在丽江四方街古老敝旧的屋檐下晒太阳的老太太，或是在迪庆香格里拉风雪牧场上边放牧边倾听着大自然天籁之音的牧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很可能就成了一个问题。

想到那里，我猛然一惊！

丽江古城的四方街，以它的古朴、幽静与闲适著称于世。它远离繁嚣世俗，伸手可触蓝天，躺下就是大地，让人时时感到天人合一的乐趣。小桥流水，清可见底。杨柳依依，枝叶拂天。纳西人世世代代就居住于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纳西文化。如今，一群又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蜂拥而至，在那里踟蹰徜徉，留连忘返，享受着她的宁静与悠闲。对于外地的游人，丽江四方街有如神话，既近在咫尺，身在其中，又有些虚无缥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任何人对丽江的那种古朴、幽静与闲适提出过异议。他们迷醉，留连，往往一朝相识，便终身相许。那年的丽江东巴艺术节期间，我在四方街大石桥边一家兼营餐饮的小店闲坐时，见到了一对从内地来旅行结婚的年轻人。新郎说，他们已在那家小店呆了整整两天。原来，他和他的新娘是随一个旅行团来丽江的，除了去雪山下看了看，他们在第一眼看到这家小店后，便一直以这家小店为“据点”，在古城

四处游览，走累了，就回到小店坐坐，歇歇，再出去走。“小城太美了，怎么都看不够。”新娘说。昨天晚上，旅行团按照计划将去别的地方，他们却突然决定不走了，宁可暂时离开旅行团，甚至不惜放弃他们已经缴给旅行社的那笔费用，为的只是在丽江四方街多呆两天。

然而，不同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是在丽江发生了——在我多次去过四方街后，有一次，突然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一家西方报纸的记者，一个是丽江四方街的几个纳西族老太太。那个西方报纸的记者一直在四方街密如蛛网的小街小巷中游荡。对丽江的飘逸宁静，对丽江的悠然自得，他既惊诧叹服，又显然有些疑惑。当他看见那几个纳西族老太太，坐在自家屋檐的台阶上晒太阳时，他终于有些忍不住了。阳光是金黄的，她们坐在某条窄狭的小街屋檐下，像一群天国里的神，似乎是在打瞌睡，又像是在冥冥中祈祷。背后，屋檐下深深的阴影，门楣上精美的木雕格窗，衬托着她们虽已苍老，却依然能让人想见他们年轻时那种绰约风姿的面容。记者走上去问道，你们在做什么？老太太们突然被惊醒，从梦中回到了现实。一个老太太睁开眼，瘪了瘪嘴说：晒太阳。在那个记者看来，这样的回答当然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回答：晒太阳是他早已看见了的，晒太阳既不是一件事，也并非他想知道的那个“做什么”，他想知道的，是她们此时此刻到底在进行什么创造性的、有收益的活动。于是记者又问，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呢？老太太想了想说，我为什么要去干活？我们已经做了一般活了！记者说，干了活，你就可以挣到钱呀！老太太说，挣了钱干嘛？记者说，挣了钱，你有了很多钱，就能过上好日子，舒服的日子。这回老太太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谢谢你，先生，我现在就很舒服！无独有偶，在西方，似乎有过一个同样的故事，说的是一个

渔夫，正斜靠在一棵大树边，就着树阴打盹儿。鱼网和鱼篓，就放在他的身边。他显然睡得非常香甜，似乎能听到他轻轻的鼾声。一位绅士走过去叫醒了他，问他，你怎么不去打鱼？渔夫不耐烦地说，你打扰我了——我为什么要去打鱼？绅士说，打了鱼可以卖钱，有了钱，你才可以过上好日子——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渔夫笑笑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吗？然后他再次躺了下去，用他的宽边草帽遮住脸，重新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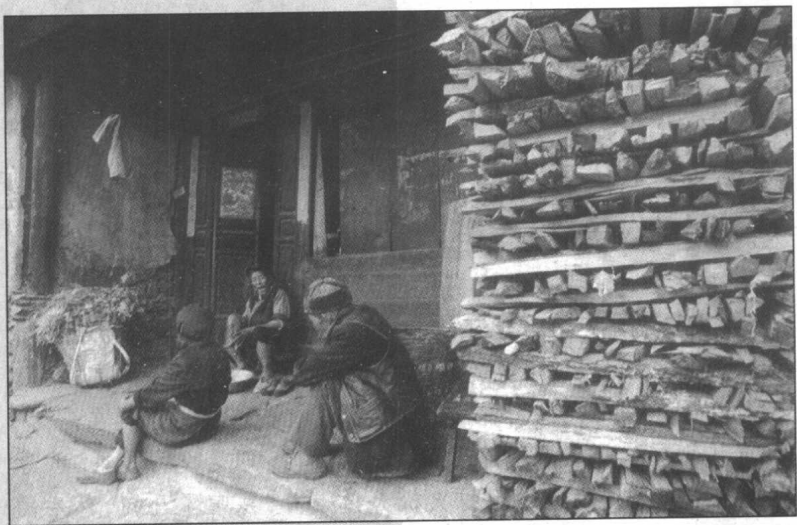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那位西方记者碰到的情景，我并不是没有碰到过。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个在云南呆了三十多年的人，对那样的情景，我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我理解那种方式，问题是面对那样一个记者的提问，我的回答很可能不像那些纳西族老太太那般坦然，那般机智，那般富于哲理。在我去的那些年代，丽江四方街的屋檐下，通常都堆满了柴禾。霜黄的柴垛像艺术品一样，横竖相间地堆放得满满当当，整整齐齐，只留下一道进出家门的窄窄的通道。柴垛的前面，正是那些纳西族老太太晒太阳的地方。阳光斜斜地照过来，她们半眯着眼睛，让满脸的皱纹袒露在世人面前，看上去是在打瞌睡，其实并没有真的睡着。世界依然在她们心中。空气中飘荡着柴禾从深山密林中带来的芬芳，夹杂着艾蒿淡淡的苦涩。就在那样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环境中，往往会坐着几个披着七星羊皮披肩的纳西族老大妈。她们悠闲地烤着太阳，打着瞌睡。她们看上去睡得很深。然而，对她们来说，梦里梦外只有一道薄薄的隔离，就像纳西人家里随处可见的那道布门帘，轻轻一擦，便方便从容地从梦境进入了现实，或从现实进入梦中。有时，当我从她们身边路过，哪怕我蹑足而行，尽可能地放轻了脚步，她们还是会倏然惊醒——那样不感到诧异，细细一想，她们并不是被我惊醒的，而是自己醒来的，从遥远的梦中。刚睁开眼睛，她们便用纳西话低声说起话来，让

人疑心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睡着，即便睡着过，醒来也不过是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如此而已。睡梦中的事和眼前的事虽然相干了几十上百年，依然没有断了联系，完全可以接着先前梦中的话题，继续她们那似乎永远也谈不完的话——家常永远是世界最长的话题。那时，那些半睡半醒的老人，无异于一些半人半神的神灵。她们在想着心事，也想着世界，想着她们的远祖，她们的家世，想着在四方街上演过的，一部又一部人生的活剧……

——那就是冥想。冥想是现实与梦幻间的一条通道，随时都开启着，只要你愿意，就能自由地穿行其间。问题是，我们常常并不明白意识世界里竟有那样一条通道，即或明白了，也以为那是怪异，是病象，转眼间就以凡人的所谓“理智”，轻易随便地将那条通道堵死。能够发现那条通道，然后自由自在地出入，需要一点灵性，一点智慧。一个满脑子都是金钱、权力和欲望的人，一个世俗的、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或做梦都在盘算着如何赚取整个世界的人，当然不在此例。他们既没有那样的能力，也没有那样的福分，他们永远与自由自在的冥想无缘。

那年四月，在迪庆高原的属都海牧场，我曾遇到过一个牧人。四月，屋外是一片茫茫风雪，当我走向风雪牧场上那座简陋的木头牧屋时，我眼前没有人。那是中午，牧人或许都上山去了，我想。藏獒突然厉声狂吠起来，每道吠声似乎都会在空中爆炸，有着威严的、无可置疑的杀伤力。我想，完了，今天完了，那些藏獒要是一群向我扑来，我根本就没有指教之力。就在那时，随声从牧屋里走出来一个牧人。毫无疑问，那是我的救星。我递给他一支烟，在风雪中用打火机为他点着，寒暄了几句，然后随他走进牧屋。在火塘边坐下来后——直到这时，我狂跳不止的心才算真正平复下来——我们一直在交谈。牧屋里非常安静。

牧人非常安静。不安静的只有我，或许还有那堆火。我记得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直到我自己也记不清我到底想问什么——那是一个我暂时还无法理喻的世界，陌生，充满了神秘。红红的火焰在火塘里跳荡，像一堆从火里长出来的红舌头，舔舐着小屋里的宁静；鲜润的，胡乱劈开的，生着厚厚的、绿中带白的苔藓的劈柴，滋滋滋儿地冒着水汽，不时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那是时间的记忆。我很快就发现，那样的水汽，那样的声响，能毫无阻挡地进入我的身心，深深地滋润一个人的心灵。风雪在小屋外疯狂地肆虐，奔行，怒号。他平静如初，告诉我，他和他的女人已在牧场上呆了一个多月，女人那天一早就赶着牦牛上山去了，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可干。我有些好奇。我说，那么，刚才，你一个人坐在屋里时在干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干，就这么坐着。有一阵，我们的谈话突然中断，看



古城丽江四方街。(何祥庆摄)

上去他像是睡着了，眼睛却睁着，那样子有些痴傻，有些莫名其妙。我问他是不是在想什么，他说想什么？什么也没想。那么，你是不是在打瞌睡？他说也不是。经常这样吗？他想想说，有时会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似乎听到了歌声，隐隐约约的，那歌声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却在我的身边萦绕，如一些游丝，一些梦幻。那像是我曾听过的藏族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的吟唱，又像是在哼唱着一首我从未听过的牧歌。他的嘴巴并没有像歌者那样一张一合，或许，那是一个古老民族悠久的历史自己在那里吟唱，我面前的那个牧人就在那种历史的吟唱中沉思着，回想着……

那同样也是冥想。在那样的冥想中，时间似乎被拉长了，你要说是停滞了，估计也差不离。静静流逝的时间，那时当然无法变成金钱。但流逝的时光之河，却在静悄悄地滋润着一个牧人，一群纳西族老太太的心灵。有什么比能滋润人心灵的时光更有价值呢？那样的滋润自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也许，那是用金钱也无法买来的，无论怎样多的金钱……但是，那些纳西族老太太，那个风雪中的牧人，却在他们的冥想中实现了，灵魂舒展着，舞动着，像大海中的水母，渐渐游向了远方……

有些时候，冥想似乎正是人们四处寻找的悠闲。

现代了的人，似乎越来越忙了，所谓“生活节奏加快”是也。或迫于生计，或忙于钻营，各种愿意或不愿意接受的“指令”，像蘸了水的鞭子呼呼作响，抽得人陀螺般飞快地旋转。如果我们真是一枚并非“血肉筑成”的陀螺，会不会有那种悠闲、轻松地旋转的时刻？看起来好像没有。

于是，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悠闲。

有人说，我成天忙得团团转，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哪来的什

么悠闲?或说,悠闲?现在不行,等哪天有钱了,咱哥儿几个就到某某娱乐中心某某度假村呆它一晚上,好好乐乐。

其实,悠闲绝不止是一个时间问题,更非金钱所能购买。

比如,您是一个大忙人,正要乘飞机去外地公干,航班误点三五个小时——这时间够长的了,但这时您不可能感到悠闲。您得随时注意起飞的时间,也许荧光牌上刚才还是“暂无消息”,转眼就会变成“立即登机”。您提心吊胆,您烦躁、焦急,何来的悠闲?

又比如,您是望子成龙的父母,孩子参加高考,您在家里或是考场外焦急地等候,按说您那时可以做点什么事,但您做不下去,眼前老是出现孩子全神贯注的眼睛、咬得紧紧的嘴唇,这时您照样不可能享受悠闲。您思虑万端,坐立不安,您走出走进,何来的悠闲?

或者,您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钱,生活已没什么让您焦躁不安的事情,您的心静若止水,时间于您是那样地漫长,长得简直有些毫无道理;您尝试过给自己寻找一点轻松,一点乐趣,但所有原以为该有乐趣的事情,您都觉得毫无乐趣,反倒有些无聊透顶。这时您感到的当然也不是悠闲,而是百无聊赖,万念俱灰,无所事事,度日如年——因为,您没有那种心境。

如此看来,悠闲不仅意味着您有充裕的时间,还意味着您有充沛的愉快度时的精力和心情。悠闲是坦荡,也是从容,悠闲是对美的发现,也是对文化的享受。如此,您首先得具有的,是享受悠闲的能力。如果您尽管忙碌不堪,却能从一朵刚刚绽开的花苞上听到春天和生命的足音;如果您在商海人潮中,能抽空捧读一本您喜欢的好书,与前人和同时代朋友交谈,哪怕其中的某个故事甚至某个句子让您有了会心的微笑、灵魂的开启;如果您能在早起上班匆匆赶路时猛然抬头,对着天边瑰丽